

搶 救

(獨幕話劇)

楊 馮 予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村支部書記劉玉明的妻子淑香，思想比較落後。爲了怕丈夫擔任村裏的工作而累壞了身體，經常和丈夫吵鬧。在一個暴風雨的黑夜裏，她看到了丈夫領導羣衆搶險的行動，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點，決心努力進步，在工作中成爲丈夫的助手。

時 間：一九五三年秋收前一個下雨的晚上。

地 點：山東省某農村。

人 物：

劉玉明 三十歲左右，中共村支部書記。（明）

淑 香 玉明妻，二十五歲。（淑）

七大爺 六十多歲，農民。（爺）

劉洪江 民兵，二十多歲。（江）

張連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連連長。（連）

事務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連事務長。（事）

景：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。正中有一窗，窗下放一張紅漆桌子，桌上除熱水瓶、茶壺、茶碗之外，還有一盞油燈、一隻油瓶、一個針綫筐子。兩把紅漆椅子，分列在桌子的兩旁。右門通向院子，穿過院心便是大街；左門通內室、廚房和後院。

幕啓時：淑香站在桌前，焦急地望着窗外。窗外下着大雨，雷聲不住的響，閃電不時地把窗戶照得透明。

淑：哼！還不回來，天快半夜了！天天叫人家給等半宿門子！（不耐煩地轉身坐在椅子上，拿出針綫來，在燈下縫着）

（一個閃電透過窗紙，照得全屋都亮，接着是一聲沉雷）

淑：（一驚）哎呀！我的媽呀，嚇死人嘍！（稍停定了定神）看看吧，雨越下越大，黑洞洞的，還不趕快回來。我呀，我呀，我說破了嘴唇皮你也不聽！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你說說，哪天晚上，我不跟着熬上半燈油？哼！我也看出來了，你不把你那腰疼病累犯了，疼得爬不動，鬧得別人心裏不素靜，你是不洩氣的……唉！對他這種人，我也真沒辦法！勸勸他吧，他總是說：咱是幹部嘛。咳！誰家像他這樣，幹起工作來，簡直就不要命了。

（她打了個呵欠，伸了伸懶腰，又繼續縫下去）

（門，吱呀的一聲開了）

淑：（頭也不回，故作生氣地）哼！你還知道回來嗎！睡在外邊不行嗎！反正你也沒有家。（聽了聽，沒有聲音，這才回過身來看，原來是風把門吹開了。於是她真的生了氣）死風，你也跟着使壞！弄個窮門，壞了也不收拾！（氣憤憤地走過去，乒的一聲把門關上，插上門閂）

（又一個響雷，雨又大了起來）

淑：下吧，下吧！三天三夜沒住一霎，還沒下夠！（屋角上不知哪個地方漏雨了，她急忙放上一隻臉盆接水）天天不歸家，屋上的草早該換了，他也不管，看看塌了你管不管！（看了看燈裏沒有油了，拿起油瓶來倒油）虧得你還有臉講節約哩！一晚上熬上一燈油。（狠狠地把油瓶放在桌上，拿起針線，沒好氣地縫着。縫着，縫着，

不巧又被針刺着了手，她不耐煩地扔下針錢）好！不回來就由你吧！我不能給你等這個門子！（她一口氣把燈吹滅，氣憤憤地往內室走去，剛走到門口，忽然門外有人敲門，她回過頭來，猶豫了一下，終於不理地）叫你也等等吧！（走進內室。門外又敲了幾下，她又從內室出來。這時從門縫裏伸進一把小刀，一下一下的撥動門門）會撥就撥去吧！（她轉身回了內室。這時門已撥開，走進來的是村支部書記劉玉明）

（劉玉明走進屋來，把門輕輕關上，摘下身上的蓑衣，抖了抖，放在門旁；然後又悄悄地走到桌前，在桌子上摸索，不料，一下子把油瓶摸倒，弄得忽隆一聲響，他趕快扶起油瓶，摸着火柴，把燈點上）

（劉玉明點起油燈，卻沒有立即走進內室去，只是朝那裏望了一眼，便坐在椅子上，掏出烟袋，一袋接一袋的抽起烟來。他磕烟袋時雖然竭力注意不弄出聲音來，但總不免有一下兩下的磕得很響）

淑：（不耐煩地走了出來）你要不睡就趁早出去，別這麼深更半夜的回來，弄得滿屋子裏乒兵亂響！你不睡，別人還得睡！

明：唉！你吵什麼呀？

淑：什麼？我吵你！你還講理不講理？半宿半夜不回家，回來了就乒啦乒啦的不讓人家睡覺。你還覺着怪有理？

明：哎喲，你別吵吵好不好？我這心裏煩死了！

淑：（稍平和一點）還有臉說，我才真叫你煩死了！（稍停）喂！你到底還打算睡不？

明：睡，睡。你先進去睡吧，我一會兒就睡。

淑：（半晌，才嘆了一口氣）玉明！

明：嗯？

淑：我說，你這樣熬法不行啊！你的腰疼病還沒除根哪！睡吧，有什麼事情，明天再辦不行嗎？

明：淑香，你先回去睡吧，讓我一個人在這兒想一想。

淑：到底什麼事情，把你愁成這個樣子？

明：……

淑：你說呀！說出來我也好幫你想想辦法。

明：……

淑：你看，怎麼不答腔了呢？

明：你別在這裏攪鬧行不！

淑：不。我非問問不可！你快說！

明：一肚子心事解決不了，回家來你就跟我唧唧嘎嘎。你看，一氣下了三四天雨，山水一個勁地往下淌，小河溝子裏的水，一個勁地往上漲，莊稼地裏一片明，到了手的豐收，眼瞅着叫它跑了。你說叫我怎麼辦哪！

淑：天塌了有地接着，這不是光咱自己的莊稼毀了。

明：是啊，就因為這不光咱自己的莊稼，我才發愁哩。我是共產黨員，又是村支部書記，我能眼看着莊稼澇死，讓全村老少挨餓嗎？

淑：這是能由得人的事嗎？幹部還能叫天不下雨嗎？

明：不能叫它不下雨，可也得想辦法哪！

淑：那麼說你半宿半夜不睡覺，就有了辦法啦？

明：這不是大家都在研究、琢磨辦法嗎！

淑：琢磨辦法？依我看，趁早找上級去！

明：找上級？

淑：嚶。你看上級這些年來，今天這兒修橋，明天那兒鋪路，就是咱這窮山溝子，他們不肯擺在眼裏，發起水來，叫這些人們跟着操心。

明：跟你講不通這些道理。

淑：就是你通！依我看，你趁早把這份幹部辭退了，打個長譜把你的腰疼病治治吧！咱這又不是落後，有病嘛！要不，你招攬這些上級都不管的閒事，一天熬一個半夜，什麼身子熬不壞！累犯了病，花錢、受罪不說，還得叫別人担驚受怕。

明：誰說上級不管咱？上級對咱這老根據地可關心啦！為了提高生產，叫咱們把日子過的更好，不但領導咱們組織起來，並且每年都發放了很多貸款，幫助生產。人民政府還挖河修堤，興辦水利。開展交通。可是咱們不能全靠政府，咱們能自己辦的還得自己辦，現在國家正進行大建設，主要是發展重工業。因此不能把所有的力量用在農業生產上。咱這小山溝溝，這點困難咱自己能解決了。

淑：解決，解決？眼前可就夠你解決的啦！

明：說起來，這也怨我不好。今年春天到縣裏開會的時候，上級再三囑咐，叫咱們開山溝、挖河心，可是我總覺着咱村沒什麼問題，光忙着領導生產去了，誰知……

淑：行了行了，別在這兒猴子唸經孫嘟囔了。天不早了，趕快回屋睡覺去吧！

（劉玉明站起來，慢慢地走了兩步，忽然，遠處傳來一陣牆倒的聲音）

明：（一驚）啊？（他們聽了聽，窗外風在吹着，雨在下着）

淑：大概是誰家的牆倒了。你看，我還忘了和你說，咱的屋也漏了。你天天操閒心，也不……（一陣慌亂的腳步聲，打斷了她的話）

聲：（忙亂地敲着窗子）玉明大哥！玉明大哥！

明：哎！（奔向窗口）

聲：快去看看去，七大爺的屋倒了。

明：噢！我就來！（匆匆地奔向門口）

淑：玉明！

明：（回過頭來，嚴肅地）你……

淑：你……你小心點啊！外面路挺滑的，（忙把蓆衣給劉玉明披上）牆都淋的不結實了，走路千萬別靠牆根，早點回來啊！

（不等她說完，劉玉明早已走了）

淑：（望着劉玉明去的方向）唉！死心眼子！要是頭好割下來送人，他也割！（她坐下來，信手拿起針綫，但卻沒有心思去縫，於是又把它扔下，走到門前，向門外張望了一會兒。門外，風在颳着，雨在下着，雷在響着。她輕輕地把門掩上，轉回身來）

（劉洪江扶着七大爺推開門上）

江：嫂子，趕快搬個凳子來，給七大爺坐坐。

淑：噢！（搬了搬椅子）快坐下吧，七大爺。

爺：（神志不清）你，你們拉出我來幹什麼？我家都沒有了，留下我個孤老頭子有啥用！咳！（傷心地流下了眼淚）

淑：（同情地嘆息着）咳！嘖嘖！

江：（安慰地）七大爺，你不用難過，回頭咱們大夥一定給你想辦法。（向淑香）有熱水嗎？嫂子，倒碗給七大爺！

淑：好！（走到桌前，端起熱水瓶來）

爺：老天也不睜眼，不可憐我這孤老頭子！一個家團圓地砸到裏頭去了。

江：不要緊，七大爺，俺玉明大哥在那裏領着民兵，給你往外搬東西哪，一會兒就都搬出來了。

淑：（遞水）七大爺，快喝碗熱水暖和暖和吧。

爺：（接過水來喝着）唉！沒法過了！

江：沒法過了？鬼子蔣介石把咱莊燒光了，咱都遇到如今；一場大雨就沒法過了？你老人家情管放心吧！

淑：是呀，七大爺，你別愁，有個長短不齊的，他們大夥都能幫助你，哪能看着你不管哪。

江：等天晴了，我們民兵上，幫你蓋房子，棒料不夠大家湊！

爺：唉！安個家不容易啊！（稍停）我得看看去，（搖搖晃晃地站起）我那糧食、土地改革時分的那頭犍子牛……

江：（急忙扶他坐下）七大爺，你不能去。外邊雨一個勁地往下澆，你受不了，你放心吧，有俺玉明大哥在那裏，保險連一點東西也糟蹋不了。

爺：那我就去了？

江：不用你去了。

爺：唉！要不是俺玉明姪兒把我拉出來，你七大爺就不能和你們見面了！

淑：（無心地答應着）唔，唔！（走進內室去）

爺：咳！（悽楚地，不斷地搖頭嘆息着）

淑：（從屋裏拿出一件棉襖，向江）大兄弟，你跑趟腿把這件棉襖送給你大哥，他身上沒穿棉衣，下雨天涼森森的。

江：（不接）你就是惦記俺大哥，那麼些人都不冷，就是他一個人冷？（撩起自己的衣角）你看，我穿的什麼？

淑：（央求地）去吧，好兄弟，你知道你大哥有腰疼病，受了涼就犯病。回來我再拿件你披着。

江：我不去。要去你自己去送吧！

淑：（把衣服硬塞到劉洪江的手裏，推着他）快去吧！快去吧！唉！

江：嫂子，我不屑說你，你對俺大哥，好是真好，就是好得有點過火，叫人受不了。你看，俺大哥在那裏給咱七大爺往外搬東西，裏一趟外一趟的，累得滿頭大汗，怎麼能穿這棉襖呢！

淑：快去你的吧，貧嘴！

江：好！去就去吧！（轉身走至門口）哎！你瞧，俺大哥回來啦！

淑：在哪兒？（劉洪江把棉襖扔給她）

（劉玉明滿身泥水地走進來，身上的蓑衣已揉搓得不像樣子）

淑：（迎上去）哎喲喲！你看你身上作踐的這些泥呀！（幫他解下蓑衣）把件蓑衣都弄成這個樣了。（把棉襖遞給他）給！快換上去吧！

明：好！（接過衣裳走向七大爺）七大爺，怎麼樣？沒有打傷你吧？

爺：幸虧你把我拉出來了；就算沒把我打壞，可是我的家全完了啊！

明：（順手把棉衣給七大爺披在身上）不要緊！你家裏的東西全搬出來了，只損失了幾件小傢具。剛才我和村裏幾個幹部研究了一下，等天晴了，馬上動員村裏的民兵，大夥一齊動手，給你把房子蓋起來。這兩天你就先住在這裏吧！

江：那行，不用動員。剛才我就和七大爺說了，等晴了天，大夥一齊動手，用不上三天的工夫，準能給你蓋上一座新房子。

爺：這叫我怎麼說好哪，大夥多費心吧！

明：沒有什麼。七大爺，你也不用不過意。

江：這算得了什麼？別說都是一個村裏的街坊鄰居、叔叔大爺家，就算外鄉外戶攤上事了，咱也不能看着他們不管。

淑：（一邊打掃着劉玉明身上的泥漿，一邊嘟嘟囔囔地責備着）你呀，你呀！一個三十來歲的人了，還和個小孩子一樣，剛才我招着耳朵囑咐你：小心哪，小心哪！你就是不聽！看，你身上作踐的這些泥……

江：（忍不住地笑了）哈……

淑：（難為情地）你笑什麼？

明：劉洪江！

江：嗯？

明：你去看看河溝裏的水怎麼樣了？

江：還用看什麼？反正莊稼地裏早就一片明了。

明：不。山水老是往下淌，河溝子裏水一股勁地往上漲，說不定咱村裏還得喝湯。你先去看一看，如果不好，我得召集支部委員開會，研究個辦法。

江：好！我就去。（下）

淑：還開會，還開會！深更半夜你找誰去？（向明）快進屋去換換衣裳吧！

明：（隨口應着）嗯！（站在那裏靜靜地沉思着）

淑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咳！（氣哼哼地向內室走去）

（劉玉明愁悶地在屋裏來往地踱了一會兒，然後又坐在椅子上，手扶着頭，靜靜地沉思着。淑香從屋裏又拿出一件棉衣來，輕輕地披在劉玉明的身上）

爺：（自語地）唉！水火無情啊！想當年咱村裏，發過一次大水，淹的人芽沒剩。

淑：你說什麼，七大爺？

爺：發大水呀！

淑：哪兒？

爺：咱村裏。

淑：多嚒？

爺：嗯！這話說起來，至少有個二三百年了。

淑：唔！

爺：（接着說下去）那還是我剛記事的時候，聽老人家講的。說是：有一年，也和這場大雨一樣，一氣下了七天七夜，下得平地裏都往外冒水，到處裏一片明，山水下來，把咱莊沖了個一掃平。幸虧咱有一個老祖，跳進一口大缸裏，漂呀漂的，漂出來了。這才給咱劉家熬下了這一莊人家。唉！今年這場雨看樣子也要像那場雨。咳！災難哪災難！沒想到這場災難又臨到我這輩子頭上來了！剛吃了幾頓飽飯哪……

明：災難？不！決不能讓它造成災難！（向爺）七大爺，你看，這場雨如果老是不停，山水再大起來，咱們有辦法治沒有？

爺：治？（搖頭）不容易呀！咱這裏沒有一條能順水的大河，就是村南頭那條小山水溝子，下個一星半點的小雨，還沒有什麼要緊，這樣大的雨，就要出糟了。

淑：照你這麼說，沒辦法了，咱這不是得等着喝湯了嗎？七大爺！

爺：唉！這是天意，不喝怎麼辦？玉明，你說是不？（自語地）全怪頭幾年國民黨住在這裏，借着打鬼子的旗號，滿山挖了些坑坑子、溝溝子，——弄到歸齊，那些鬼崽子，沒見鬼子的面，就竄了，倒給咱留下了這些禍害：山水一來，那些石頭呀、土塊呀都順着沖下來了，幾年的光景，這條小山水溝就給淤平啦！下一點雨就往外冒水，咱不喝湯怎麼辦？

淑：（有些慌了）啊呀！要真喝湯，咱這些糧食、傢具，可怎麼辦哪！

明：（不理她）這都怨我不好。上級早就指示過了，叫各村都把河心挖一挖，可我就沒在意。咳！

爺：說這些幹什麼？早知道要尿炕，就一宿不睡啦！誰知道能下這麼一場大雨呀！三天三宿了，就像瓢潑一樣。

淑：玉明，我看你……

明：七大爺，你看眼前咱能不能去把河心挖一挖呢？

爺：挖河心？

明：（點頭）嗯。

爺：挖一挖河心，當然好嘍！可這不是個小工程啊！三里多長的一條山溝，光靠咱村這幾把手，不頂事呀！

淑：我看乾脆等天亮了以後，你派個人去把上級請來，叫他給咱想想辦法，反正他不能眼看着咱淹死！

（明不安地在地上走來走去。屋裏沉默片刻。窗外的雨，仍下個不停。劉洪江慌慌張張地跑上）

江：壞了，大哥！河溝裏的水，眼看就要出槽了。你看怎麼辦吧？

衆：（大驚）什麼！

江：河溝子裏的水和溝崖取平啦，那些矮的地方，還直往外冒水哪！山水越來越厲害了。我看不到天明，咱村就要成了灣了。你快打個謬吧，大哥！

爺：玉明……

淑：哎喲！這可怎麼辦哪？大水來了呀！

明：（沉着地）不要慌，水還沒有進來。劉洪江！

江：嗯，幹什麼？

明：打鑼集合人去。

江：打鑼集合人？

明：嗯。把村裏的青壯年人集合起來，帶着鋤頭，咱們挖河心去。

江：那能行嗎？

明：行。快去吧！

爺：怕不行吧？咱村裏的人手太少，不頂事呀！

明：能頂事。把大夥集合起來，和大家講清楚：如果大水沖進了村子，我們就什麼都完了。大家只要懂得這個道理，那時候，一個人就能頂好幾個人幹。咱們一齊動手，決不讓山水沖進咱們的村子。

江：對！

淑：（趕緊回到內室去，拿出一面鑼來）大兄弟，給你鑼。

江：（接鑼欲走）

明：等一等。再告訴那些老年人，和婦女兒童們，叫他們在家裏趕快把放在矮處怕受潮濕的東西，收拾收拾，挪到高地地方去；房子牆基不牢固的，裏邊不要留人。（聲音略低）防止萬一，萬一大水真的沖進村裏來，免得遭受損失。

江：好！（匆匆地下）

（後面響起一陣鑼聲，吆喝聲，夾雜着雷聲、雨聲）

江聲：哎——大家注意啦！河溝要開口子啦！全村的青壯年、民兵們，趕快帶着鋤頭，到大廟裏集合呀……
哎——老年人、婦女、兒童們，在家……（漸漸遠去）

淑：哎喲！這怎麼辦哪？屋裏的東西，叫我往哪裏收拾呀！
（急得滿地亂轉）

明：沉住氣，慢慢收拾！

淑：走！快幫我去把屋裏那口櫃子抬到炕上去。（拉了明一把，便頭裏走去）

明：淑香！

淑：（停住脚步，回過身來）嗯？

明：把鋤拿給我。

淑：……

爺：侄兒媳婦，就手捎把鋤給我。

明：七大爺，你不要去了，這麼大的歲數受不了呀！還是在這裏歇着吧。（向淑香）快去拿給我！淑香。

爺：我不能多幹，就去少幹點，顧全大局要緊。再說，水勢這麼凶，我能蹲得住嗎！

明：（向淑香）對！七大爺說的對。顧全大局要緊。這陣子是一個人頂好幾個人用的時候。淑香，你在家裏慢慢收拾吧！能收拾多少，就收拾多少吧。

淑：（不高興地）哼！（匆匆走進內室，拿出鋤鏟來）給！

（劉玉明和七大爺接過鋤鏟，脫下身上的棉衣）

爺：走，玉明！

明：淑香，你再把屋裏那罈酒拿給我。

淑：又幹什麼？

明：天太冷了，拿給大家趕趕寒氣。

淑：（不言語地，走進屋去，搬出一罈酒來）

爺：（接過酒罈）走吧！

（張連長披雨衣上）

連：請問你，這裏是村支部書記的家嗎？

明：是的。我就是村支書劉玉明。你有什麼事，同志？

連：我姓張，我是住在王家莊上部隊的連長。剛才在區上聽說你們這裏要鬧水災，我們特地來幫助你們一下。

明：（喜的他一下子扔掉了鐵鍬，兩手緊緊地握住了張連長的手）好！你來的真好！我們正需要你們的幫助。你們來了多少人？

連：一個連隊。

爺：（歡喜的）哎呀！這可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
連：你們打算怎麼辦哪？

明：我們現在正在動員全村的青壯年和民兵們，打算把河心挖一挖。

連：對。河溝挖得深一點，把山上流下來的水順出去，這樣不僅使它不至於氾濫到村裏來，同時，還可以把已經灌到田裏的水，都順出來，保住今年的豐收。

明：是的，我們也是這樣想。

連：可是，雨大山水太猛，河溝裏能站住人嗎？

明：這個……

爺：你們看這樣辦行不行？咱們這條河溝的下游，不是有一條南北的大沙河嗎？（邊說邊比劃着）大沙河與河溝中間，有一條河壩，往年，下個一星半點的雨，河溝裏的水，就順着河壩，曲里拐彎的往南流，一直流到張莊，才流到大河裏去。（向明）對不對？

明：不錯！

爺：這會兒，雨水大了，河心又淺，往南流的道越流越窄，河溝裏的存水，也就越來越多，所以它就往外冒。